

作者通訊

二卷一號要目

稿費問題
作家的生活保障
玲哥兒
四月的鄉村
代東
告墓詩并序

浙江省
戰時作
者協會
二十九
年六月

稿費問題

文起衰

寫文章換錢，古人名之曰「潤筆」，今人名之曰「稿費」。古人不願提到鬻文，以為鬻文有傷風雅，可是生活的壓迫比一切壓迫都可怕，他們不得不寫文章換錢，而美其名曰「潤筆」，意思是說這些錢只不過買些墨買點水潤潤筆，顯然含有使用美麗的詞抹煞作品商品化的事實之意味。實則，不論其為潤筆，不論其為稿費，以文章換錢，文人總不免走上一條末路。蔡邕為時貴作碑誄，不論死者高下，只一味瞎捧狂吹，袁滿兒年十五，胡根兒年七歲，皆為之作碑，死者幼年夭殤，自無德行足紀

，蔡邕居然執筆為誄，滿紙哀辭，碑文自然逃不脫「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隔壁王媽媽之喪」一類的寫法，缺乏真摯的哀思。蔡邕內心也很痛苦，自己直認不諱的說道：「吾為碑文多矣，皆有慚容，惟郭有道無愧於色。」一千數百年後，碰到翻絕一切應酬文字，懸牌於室，以拒來請的顧炎武，很看不起蔡邕這種行為，批評他道：「非利其多金，不至為此！」又責罵他道：「東漢之末，文章盛而節義衰，自伯喈始！」（雖然這種責罵還夾有蔡邕失身董卓的一種最大的原因。）韓愈在京師做國子先生

作者通訊 二卷一號

一

時，窮教授區區廩米的收入不足以俯蓄妻孥，他只好爲人作碑誄撈外快，當時人對他很不滿意，劉又持其案上數斤金而去，說道：「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如與劉君爲壽！」照古人的想法，文章本來無價，同時也可以說價值連城，寫一篇碑誄換一匹絹或者數笏金回來，自視清高的人，素來不屑於此。與韓愈同時有個皇甫湜，頗以文章自負，裴度辟爲判官，度修福光寺，將立碑文，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遽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卽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顧况集作序，未嘗許人；今碑文三千，一字三繖；何遇我薄耶？」度笑曰：「不繖之才也！」從而酬之（事見新唐書）。一字三繖，皇甫湜漫天討價，可知其負才甚高，生性猖狂。晉苻宣（宣子）潔行廉約，豫章太守韓伯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至一匹，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一人甯可使婦無禪耶？」范笑而受之（事見世說）。范宣生性狷介，不受贈物，韓伯半打趣的說了不可使婦無禪的笑話，他才勉強受絹二丈。古人惜墨如金，操

守甚堅，或則一字三繖，或則一介不取，不計較稿費，也很計較稿費，既像清高，也頗近滑稽。

織繡文不如倚市門，寫文章毋寧担大糞，古今同慨，中外一律！寫文章，無論如何是一件苦事不是快樂的工作，絞腦汁，花心思，斟字酌句，含英咀華，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如果只爲了生活，下著這樣俊勁，實在有點犯不著。可是，嗜好與衆不同，文人却徧徧喜歡潛心著作。約翰、彭揚（John Bunyan）在監獄中，用牛乳瓶上的封皮紙寫成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這比托爾斯泰寫文章由他的美麗的太太手抄原稿三次以上的事相比，苦樂之差，何啻天淵？巴爾扎克（Balzac）躲在小樓上，有時枵腹如焚，有時嚼些沙丁魚，不斷的拚命的寫作，以謀減輕債務，在債務重壓之下，他寫完成文學巨著人間喜劇（The Human Comedy）九十四卷，最後他終於在債台高築中死去。文人，如果不是他的物質生活優裕，而專想賣文爲活，那是怪悽慘的。所以當巴東（Bernard Barton）要脫離銀行，專事著作的時候，蘭姆（Charles Lamb）便寫信勸他安坐在銀行的辦公室裏，不要三心兩意，任

裏這樣說道：

「如果仰承書賈的鼻息，絞取你的腦汁去換一壺麥酒，幾塊羊肉，使你自己的思想和流連的詩句變做買賣工作，那簡直是奴隸生活，壞過一切的奴隸生活。」

「保持你的銀行位置吧！那銀行便會維持你。不要去理會世俗人，如果要講究正人君子所顧慮的身份之類，那你難免要弔死，餓死，溺死你自己。」

賣文爲活，等於奴隸生活，這是名言。捧著原稿，去仰承書賈的鼻息，那真够你嘔氣。以文藝巨匠魯迅那樣的聲譽，還是要用教育部簽事的位階來維持生活，其後閑居上海，爲了版稅無著幾乎同北新書局涉訟。古今中外，極少有以賣文章換稿費過生活的文人，有之，生活也過得極可憐！前幾年，朱湘要把自己自由的思想 and 流連的詩句變做買賣工作，他只好溺死了自己。黃仲則爲債家所迫，逾太行，出雁門，至解州病殆，在他鄉客死。

抗戰以來，百物高漲，只有文章不值錢。先前從事寫作，換取淺淺稿費的作者，目下幾乎難以生

活，「一豐收」的作者葉紫受不住貧病的交迫而死去。稿費，宇宙風戰前每面四元，現在每千只付二元，申報副刊戰前千字四元五元，現在千字只有二元。浙江各刊物更其寒酸，除掉決勝週刊，辦事人體念作者生活，自動把稿費從千字一元餘提高到三元外，一條心半月刊只付千字五毫，現在也只提高到一元，東戰場前主編人關君說明有酬，寫稿的作者從未得到過分文。咳！眼前以著作爲生活的人只有餓死，而且誰也不會激動感情來說一句公道的話！

只憑稿費收入，在中國，誠然不是一個根本辦法。國家年耗巨資維持大學中學，難道除了大學中學之外，就沒有教育了嗎？書刊，也是一種教育，作者，也是一種教育人員，真奇怪！却沒有人關心作者的生活！古時候，中國的政府有一種養士制度，一切的學術，在知識分子生活得到保障的一個基本條件下面而揚花吐豔，蓬勃發展。我們很希望今日政府也有養士的辦法，明眼人應該知道我的提議不是開歷史的倒車。好的制度值得保留採用。其次，我希望比我們後一代的作者實行文武生產合一，著作，應該不是一種獨立的事業，文人不妨去務農

，做工、經商、服兵役，維持了自己，以其餘力從事寫作。最後，我仍顧到眼前的事實，我用笨頭腦想笨法說呆話，我的兩種提議，一點希望，頗似遠水救近火，遠水汲來了，火勢猖狂已經不可收拾，辦法實行了，同時代許多作者早已餓死得乾乾淨淨。養士，政府要撥出巨額的資金來，改行，八十歲學跌打，我們這些人的身體和本領就不濟。所以我們要附和老舍先生所提出的提高稿費的要求，「千字起碼三元，一行詩起碼二角。」詩以行計，文以千計。清高為餓死的別名，生存是我們的權利！

關於作家的生活保障

洛 汀

在重慶的作家們爲了物價的高漲而嚴正地提出了作家生活的保障問題，他們是用着各種不同的方式熱烈地宣傳着，討論着；當這消息吹送到東戰場作家們身上的時候，對於這些同病相憐的事情，一定會引起一種反響的。

從過去一直到現在，中國的許多作家的生活，是談不上什麼保障，任何一個作家，假使要單靠稿費的收入而來維持自己的生活或者進而養兒育女，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當然，這並不是說作家們是靠寫文章而生活，也不全是爲了生活而寫文章。抗日戰爭展開以後，部份的作家動員起來，有的上前線工作，有的衝過了敵人封鎖線，潛入到敵後去活動了，有的集中在戰區和後方的各城市建立起文化據點來，鞏固並且擴大了文藝戰線，但是這種作家的動員工作仍舊是令人感到非常不夠的；不過，無論怎樣他們是被一個重要的問題苦惱着，那就是生活問題，由這生活問題影響到作品的質量，影響到「在這偉大的時代裏沒有好的作品出現。」多數從事於文藝工作的人，他們的目的並不在於升官發財，而是爲了便於採訪自己寫作的題材，於是實際地參加到各種工作部門裏去，但是他們每月所得的生活費是非常有限的，因此，他們常常要在百忙中去弄一點稿費來補助，然而，一提起筆來，就得計及到稿紙，墨水，郵票再加上自己的腦汁，說不定還會被編者「退還」，即使幸而刊登，所

換來的却是千字數角或一二元的代價，作家一想到這些事，往往會使作品的產量自動減少的，同時，還有一種相反的現象，有些人也爲了他們家里「吃起飯來有着許多嘴」，他們不得不勤勞地寫作，於是造成了一批「多產作家」，使市場上充滿了「粗製濫造」的作品，這就是生活問題促使作家們走上了這樣的途途。

城市和鄉村，前線和後方，書籍刊物和報紙的分配是極不平均的，作品在城市中太多，並且有許多雜誌刊物名稱互異而性質相同，內容又並不精彩，甚至有的把刊物當作了私人的工具；假使把這種刊物儘量的合併一下，不但在作品的質的方面有所改進，稿費亦可隨之而提高，銷路又一定是不會壞的。同時，一般報人往往不重視他們報紙的副刊，或者把副刊當作是消遣和發牢騷的東西，所以稿費也低微得可憐。

並不是這樣的，一定要每個作家的稿費提高，生活舒服便有好的作品產生，而且相反的，有些偉大的著作是在波折的多難的生活裏形成的，不過這多半是要在一個戰鬥終結以後才能產生出來，而我

們，在戰鬥的現階段里，是急需要關於表現抗戰建國的各種動態這一方面的富有建設性和批判性的作品。

如果要使作品對於抗戰和建國或多或少的一點作用，要使作家們做一個健全的「人類精神的工程師」那末，首先必須設法提高作家們對寫作的高度熱情，這就是說對於作家的生活應該有一點保障。

此外，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存在着，作家們非但生活沒有保障，而且爲了社會的頑固倒退的逆流，環境還把壓力施於作家以及他的作品，甚至將他們送入「冷宮」，虛度終身，這樣對於現實，我們祇看到盲目地歌頌，而對於新社會的建設或舊社會的破壞的作品是很稀少的，實際上抗戰的黑暗而到處可怕地呈現着，正像一滿身瘡痕的人在外表上披了一件不相稱的漂亮的外衣一樣。

新文人的舊體詩(上)

刺史

近年來在各地書報雜誌上時常看到新文人寫的舊體詩。我所謂新文人，是說五四以來興起的文學作家；所謂舊體詩，是指五言七言一類押着一東二冬韻脚的舊詩。這類人中有的是五四時候提倡新文學反對鬼話文的老將，有的還是主張發展新現實主義文學的青年作家。使人見了，頗有曾經「落伍」過了的東西，現在又在「時髦」起來之感。

自家小時候受過幾年「之乎者也」的薰陶，以後又讀過幾本小說，如今見了新文人寫的舊體詩，總要對她注目一下；這一半由於好奇，一半還是往年蒙館老先生對我所下的洗耳提面命的苦工夫在作怪。若教我說出誰的舊體詩寫得好，誰的不好，我可回答不來。大家最熱知的魯迅先生，他原是從舊塾中跑出來的人，對此道頗有工夫。如柔石死後寫的一「忍着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一律，以及丁玲失蹤後作的，「如磬夜氣壓重樓」和哭楊杏佛的「豈有豪情如舊時」兩首絕句都是在無可奈何中寫下的，讀來頗使人心頭感到沉重。又如盤居在廈門大學宿舍裏寫的「椒焚桂折佳人老，獨寄幽岩展素心」一絕，借蘭花來道達他當時的心境，也頗

使人讀了不勝悵惘，（「如磬夜氣」與「椒焚桂折」二絕似未收入全集內）。至自由談上發表的四首對胡適博士的諷刺詩，輕鬆幽默而有力，胡博士當時見了，我想一定弄得哭笑不得。魯迅先生又寫過一首描繪他家鄉農村青年婦女調情的竹枝詞：「明眸越女罷晨妝，苻水荷風是舊鄉。唱罷新詞歡不見，旱雲如火撲晴江。」這廿八個字，音節鏗亮，情景逼真。他一生中寫的舊詩很少，不限於一體一格，大多是在不得不寫的情景中寫出的，寫出後也並不拿去發表，只抄贈給熟悉的朋友看看而已。在九一八前後幾首詩，都是被友人探錄去送給袁殊編的文藝新聞上發表以後，大家才讀到；有些刊物的編者覺得好玩，就把他轉載去了。他並不希望年青人學着他去寫舊詩，是很顯然的。

郭沫若為欲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和文藝，對舊籍也下過工夫，他寫的舊詩，也時常看見。但是此次回國以後寫的絕句，大多是筵席之間和賓朋集會場中的應酬作品，遠不及前幾年靜居在日本時作的幾首五言或四言的古風來得空靈蘊藉。比方他回國途中，用魯迅柔石死後所作那首律詩的原韻寫出的一

律中，只有一去國十年條涕淚。登舟三宿見旌旗——這兩句，寫得十分動人，道出了十年異國生涯之所遭遇，以及對祖國土地的熱愛，有杜老「劍外忽傳收蘄北，初聞涕淚滿衣裳」一詩中所表達的那種難言的喜悅，可惜全詩中比較成功的只有這兩句。餘如「哭杜精誠賦此詩」一類句子，爲了湊韻脚，過於牽強，與前聯並列一起，殊覺「格格不相入」。

(未完)

題 材 難

靜 子

寫文章據說是題材難，祇要有題材是不難寫成文章的。這話的真實性如何，不得而知，不過題材的難得當是有些時寫文字的人所感得的。

題材何以難？這問題不易回答，因爲難易之辨，因人而易；甲以爲難的，乙或以爲甚易。不但如此，而且同一人有時以爲難，有時則落筆就不自覺的寫成了文章。因此，也有人說，這是平日修養的不同，或者是靈感發生不發生的緣故。

不過話又須先問，文章究竟是什麼？想市上許

作者通訊 二卷一號

多文章作法的書籍早已答復了這個問題。依我的淺見看來，文章究不是字句的堆砌，字句堆砌得明白流暢和美麗，祇是牆壁上的粉飾，假如去掉屋上的瓦片或茅草，屋內的樑柱和板壁，我不知道這間屋子還能做什麼用，是否是屋子也是問題。所以這樣看來，文章確實祇有題材的問題了。

當然又有人要問，有題材也不盡是人人能寫成文章或時時能寫成文章的，例子很多，不必盡舉，記得有許多小學教師在上作文課的時候，先在黑板上寫題目，然後以教師自己的題材，告訴小學生，可是小學生依然寫不成如教師一般明白流暢和美麗的文章來。小學生不禁要歎說：題材無用！題材無用！

所以如說寫文章不盡在題材難，却也不無道理。究竟題材是什麼？文章如以建築房屋爲例，那末題材當是屋上的瓦片或茅草，屋內的樑柱和板壁，老莊孔墨的聖經賢傳，並不可以就認爲文章的題材，同樣，某某如何說而因之引出一篇大道理，他祇是在做註解，而不能稱爲文章。文章的題材是瓦片或茅草，樑柱和板壁，不是土木金石，瓦片或茅草

，樑柱和板壁固然要以土木金石爲原料，但這是加工過的，與原料有顯然的不同。所以古文背誦得如行雲流水，還得看你是否加工精製，若不然的話，文章多得如毛，反使讀者眼光眩亂無所抉擇而已！倘是你能獨具灼見，言人所不會言，這才是真題材，真文章！

就此殺住吧！容我偷懶不再嚼囉，反正這篇東西毫無題材可言，也不過是字句的堆砌而已！附帶報告一句，寫這篇東西的動機並不是另有所指，祇是欲寫無從就從題材難寫起，勉強完成，交卷就是。

玲哥兒 (小說) (二)

房宇園

又一年的夏天。水墩上，夏季的晚上原是涼爽。雖然有蚊蟲咬大腿，墩上的人依然可以燃起艾繩，談一些古老的傳說，唱幾支質樸的山歌。將芭蕉扇在大腿上拍得怪用勁的。玲哥兒一到晚上便忙

亂起來：不是纏住林家奶奶講故事猜謎子，便是捉螢火。看道地上的螢火閃閃的飛上了屋簷，又隱隱亮亮地飛向了河港，在道地上來回的奔跑，臉上冒着熱氣，全是汗。

記不清是那一天晚上，三爹從城裏喝了酒回來，船到墩已經天暗了，老頭子喝醉了，從河埠踉蹌走上來，罵着人，說什麼東洋矮子打什麼地方登岸了，咱們的飛機跟日本飛機在空中打了……老頭子酒糊塗，誰也沒會理會他；可是第二天，從城裏回來的人全都這麼說了，這空氣就立刻傳遍了全村。

過了半個月，四五個中學生不知從什麼地方用一條船也到這水村上來了，講這次日本鬼子的凶暴，年青學生揮着拳，捶着胸，有一個講嘶了聲音，竟像雄貓樣怪聲氣哭了。水墩，這墩上有的血氣的好漢子，他們聽着，紅着眼，憤怒的火在心底燃燒着。每天，水墩上的人關於打日本鬼子的事竟成了談話的資料了。

一兩個月過去了，每天聽到中國兵打勝仗的消息，就連小姑娘都上戰場去做看護……道地上的人談得挺有味。這回，阿花也不唱一百花香了，

她告訴玲哥兒說會當看護去，她碎了一口痰，發咒說每天伴隨子真是沒意思。玲哥兒也說「我也打日本鬼子去」。就是忙了母親，幾天來，玲哥兒要槍要刀，已經哭過幾次了。

玲哥兒的小腦子裏，每天幻着夢想，但每次都是哭了完事。那天，又是穿上棉衣的時候了，水村上的人也愁苦起來，每個人的心像被壓着一塊重石，說是我們的兵退了，金山衛日本鬼登了陸，一路見財物就搶，見婦女就擄，不到幾天，地方失去了好幾縣，這水村上的空氣也緊張了。保長奉了縣長的命令來敲鑼，要壯丁到城外去挖壕溝，做工事。過了七八天，謠言一天一天熾烈起來了，像枯草着了火似的。說是離這裏七八十里的港口也到了日本鬼，婦女都被擄了剝光衣服關在祠堂裏，孩子都被抱到東洋去。消息似一頭蛇，亂鑽亂咬，情形似乎是愈來愈壞。河港上，成天是滿載着箱子的船，成天是一些從別縣或是城裏逃避來的人，附近的水村都住滿了避難來的城裏人了。

天氣也似乎每天都陰沉沉的，光景要下雪，却是連雪子也沒有，祇有沉悶的砲聲在響。一連幾天

，可是鬼知道，局勢却又似彈簧一樣鬆弛下來了。水墩漸漸繁榮了，儼然成了水市。一些小販，以及賣菜賣魚的人划一條船，慢慢地從這個墩，搖到那個墩，一早，這裏的情形是够熱鬧的，女子和小販的爭噪，這條船與那條船的相罵。水墩上，也像是換上了一副村容；多了燙髮的女人，穿洋服的男子，小小的道地上，也擺上了香烟攤。到了晚還可以聽到劈劈拍拍的牌聲。

然而城裏人所移過來的不全是壞的，他們也帶來了「聰明」。從無線電收音機中水墩上的消息變得靈通了，並沒有以前的騷動，也沒有以前騷慌。小茶店成了消息的傳播所，這土墩却使每一個遷移來的人感到「天下太平」似的。——祇有另一些年青人，他們渴望着一個強烈的刺激到來。爲自己的國家，爲自己的家鄉。

玲哥兒很高興，最近他多了一個朋友，一個大家叫他林先生的青年人。他告訴玲哥兒許多他以前不知道的故事。

玲哥兒也不再向母親叫了，他說他真會打鬼子去，做小間諜去。

四月的鄉村（小說） 閔子

時間已經滑過了溫暖的暮春季節，太陽那麼高遠地掛在澄碧的天空里，開始向大地投射着它斂收了好久的潑辣的光芒。浴在這陽光里的油菜和大麥，好像熬耐不住這樣有力的蒸晒，低垂着頭，吐出了「嗶卜」的音響。

農夫是挺知道它們需要着什麼的，於是在抹着汗水跟鐮刀不斷的揮動下，它們離開了熟悉的田野，被堆在屋前屋後的壟場上去了。它們所留下來的地位，不久將要讓稻秧來填補了。

穀子在水田里已經抽出了嫩綠色的新苗，在初夏的溫暖的南風里，那樣輕柔地舞動着。再隔那麼三四天，就可以分秧了——現在所需要的就是水。

張金根含着支旱煙筒，抬起頭來望着天：四月的天晴朗得沒有一塊雲，不，就連一條雲絲也懶得向天空里飄過。張金根無力地把眼睛垂下來，噙了

口氣。

「活了五十二歲，難得碰到這樣的天！」張金根這樣喃喃地自語着。

拖着沉重的步武，張金根無力地走下土坡，一直向田野里走去。他關懷着自己的田地跟關懷着自己的妻子兒女沒有兩樣。他的生命，他所有的希望，完全維繫在那些赭黑色的泥土上。現在張金根看到已經收割了的油菜和大麥田里的泥土由赭黑而呈了灰白，而且深深地起了龜裂。這在張金根看起來，裂開了並不是泥土，而是他的心，他感覺到深重的苦痛。他一轉過眼去，就看到那邊水田里的許多秧苗，它們正有力地在滋長着，不停地向着他搖曳，好像它們耐不住這樣的擠軋，急需要離開那塊小小的水田好自由舒適地到別一塊田里去繁殖生長。

張金根知道這些，可是沒有水呵！

在這大張村四週，有的是起伏着的峻峭的山嶺，和高低不平的土坵，作為水的主流的一條打從大張村前面伸展過去的約有一丈多深的溪溝。在雨季的季節，山洪暴發，水就像決了堤似的傾瀉下來。大張村四周的農田，大部分是憑藉着這一條高長

的溪流釣。可是現在，溪溝里的泥沙在太陽里閃着星星似的光芒，那些碎石，被陽光灼得幾乎摸不上手。

除了這一條溪流以外，雖然還有三四個池塘，可是多是那麼淺淺的，周圍不到一百公尺。單憑這幾個池塘，那裏能够灌溉大張村四周那麼許多田地呢！

張金根前兩天也在這些池塘里搶過水，他跟兒子小福小壽在太陽還沒有爬上東天的峯巒的時候，水，一直到烏雀飛回到竹林里才停止。在開始的時候，水車跟池塘的邊緣成一個三十多度的角，可是後來，這角度漸漸地跟着水的低落而減縮下去，水車幾乎要貼近池邊了。

「用勁一點，這樣年青的小夥子！」張金根雖然這樣跟他的兩個兒子說着，可是自己踏在車軸上的兩條腿就像患了軟癱病似的一點沒有力氣。

池塘里的水乾了，那些蟄伏在泥土里的小魚和蝦子，驚恐地從池底跳出水面來。雖然魚蝦已經感到了極度的不舒服，但是那些水還沒有灌滿張金根三畝田。

作者通訊 二卷一號

張金根靈搖着他花白了的頭。他再不敢望一望天，因為天空永遠清澈得那樣高朗。有一天下午，濃重的雲塊打從西天推了起來，張金根感到了無限的歡喜，他想天菩薩有好心眼兒，要爽爽快快地下幾天雨了。可是等到第二天早上，太陽又從濃雲里露了面，張金根的希望猶如天際的雲塊一樣地飄散了。

「小福，別的池塘里有沒有水了？」張金根咬着他的旱烟筒，這樣憂急地問着他的大兒子。

「那一個池底不向了天呵！」張金根聽着，絕望地敲着他的旱烟筒。他的心裏焦急着，焦急得像水田里的稻苗一樣枯黃了頭。他眼看着那些稻苗已經展開了四張葉子，有八九寸長了，如果沒有水，不要一星期，就完全無用了。

晚上張金根那樣頹喪地坐在門口的石橋上，不斷地抽着他的旱烟。他的腦子里，被無窮的錯綜的思想糾纏着，他覺到從未有過的難受。那許多田地是祖宗留下來給他的，靠着它們，可以一年年無憂慮地生活下去。而近幾年來，跟日本人打了仗，米

價一天天地高起來，如果要自己拿出錢去買米來吃，那是他負擔不了的。他希望一家人不挨餓，就什麼都滿足了。可是今年這四月里的天就像跟他在鬧彘扭，要是再像這樣下去沒半滴雨水，往後的日子他是可能想像得到的。

「在這里等死嗎？」張金根忽然站起來這樣叫着：「沒有水也得要想法呵！」

「後面周大虎的那個池塘不是有水嗎？」小兒子小壽這樣回答着。

「誰不知道！」作父親的把旱烟筒向地上敲了一下：「那個池里周大虎養着魚呵！」

「人都活不了命，還要管什麼魚！」小福這麼插口說着，向他的父親看了一眼。

「他跟鎮長是連襟，你要是辱了他一滴水，明天就得送你上鎮公所去。」

「怕他什麼呢！」小壽的頭輕輕地一側：「那天宣傳隊的先生不是說過：前方努力打仗，後方努力種田，是一樣有功勞的。因為我們中國的地方給日本人搶去好許多，如果不努力種田，百姓就沒有糧食吃了。在前面陳村的那塊大牆壁上，不是還畫

着一張圖畫嗎？如果周大虎不肯，周大虎就是漢奸！」

張金根聽着兒子小壽的話，也記起了陳村牆壁上的那幅畫來；在畫的上半幅，有着無數的弟兄冒着砲火跟日本兵在打仗；下半幅，是幾個農夫在耕田，幾個女人都在送茶飯去。旁邊還寫着「前方殺敵，後方生產，都是救國！」這幾個大字。他想周大虎是不肯讓他們放水，他就是妨礙救國，妨礙救國的就是漢奸。

但是，張金根想，如果不先跟周大虎說明一句，那是不合理的，他打算馬上去周大虎那里討個情。可是，他剛從門檻上站起身來，門口走進了鄰居朱阿炳。

「金根哥！沒水怎麼辦？秧老了啊！」朱阿炳一屁股坐在條凳上，就這麼憂急地說着。

「乾急有什麼用，法子還得要想呀！」張金根咬着旱烟筒這樣回答着。

「要想得好法子，稻秧早插好了！」朱阿炳摸他的鼻子這樣說。

張金根爲了要多一個幫手，就把他剛才想着的

事情告訴了朱阿炳，朱阿炳開始有些躊躇，過後也就把頭點了幾下。於是兩個懷着兩顆希望的心，一起走進了周大虎的家里。

「別的事情我周大虎可以幫忙，這件事我却不能答應你們。你們是知道的，這池塘里我養着魚呵！」當張金根跟朱阿炳把來意告訴了周大虎以後，周大虎就把他們的要求一口回絕了。

「大虎哥，這實在是天時太壞了，除了你這個池塘，別的池塘里那里還有一滴水！要是這時候再不分秧，眼見大家就要挨餓！」張金根看了周大虎一眼，這樣說着。

「這是實在話，」朱阿炳這樣插口說：「我們想向你借點水澆潤田。否則我們想出一點錢！」

「呵呵！」周大虎的鼻孔里在冷笑着：「借點水？借了你們什麼時候還？再說我周大虎並不少錢用，現在還用不到靠賣水過日子！」

「大虎哥的意思是——？」朱阿炳緊蹙着眉頭這樣問。

「我的意思是池塘里我要養魚，不能拿去一滴

「討個情，請大虎哥通融一下！」張金根還不肯就此走開，這樣懇求着：「往後去，我們總不會忘了你給我們的好處！」

周大虎祇是搖着頭，好像要把那個尖小的頭搖掉了才舒服。張金根跟朱阿炳再沒有話可以接上去，像兩個幽靈那樣無力地走了回來。

一走到家里，小福開口就問：

「大虎肯讓我們放水？」

「你想他肯嗎？他就像一隻蛤蜊，不是輕易可以挖出他的肉來的。」朱阿炳這樣喪氣地回答着。

「他媽的×，他要我們都死，他是漢奸啊！」

小壽跳起來這樣罵着。

「哼，我們放了他的水，看他能咬我們的鳥！」

「小福有力地在天空里做了個手勢。」

「別孩子氣！」張金根這樣阻止着他的兩個兒子，然後回過頭來向着朱阿炳：「你看怎樣，阿炳哥？」

「飯總得大家要吃呵！我們對他先禮後兵是不

會錯的，那怕官司打到衙門里。」朱阿炳摸了摸鼻子說：「我的意思在今天下午夜就動手放水，有什

麼事情我們來擔當！」

「對阿！我們來擔當！」小壽插口說：「人的性命要緊還是魚的性命要緊？」

張金根重重地點了點頭。他本來是那麼怕事的一个人，可是現在事情落在他自己的頭上，他也得硬起頭皮來幹。就是這次死了，五十三歲也不算短壽了。他這樣想着。

「好，阿炳哥！那麼準今天下半夜動手！」張金根這樣說着，好像年輕了二十歲。

一夜半，十四夜的月亮已經滑過了天心。繁星在深藍色的天幕上閃爍着，深夜在噪聒着的蛙聲里漸漸地走向黎明。兩條水車就像兩條龍，嘴巴沒在開大虎的池塘里，無休止的轉動地吮吸着。那些龜裂了的疏鬆的泥土，那麼滋潤地緊合了它們的裂痕，透出一陣潮溼的氣息。

水快要漫過田畦的背脊，青蛙唱得更起勁了。

由於半夜來的辛勞，累得張金根他們塗滿了一身泥土與汗水。天有些魚肚白，他們停了手，各自回到家里去用他們的早餐。早餐以後，他們是預備着半天——或者幾個小時的休息。可是當張金根

他們正要到房間里去的時候，一個尖而小的頭皮出現在張金根的眼前，他知道那是周大虎，但是並沒有一些恐懼。

「張金根，你們做的好事！」周大虎劈頭就這麼說，太陽穴里的青筋就像兩條蚯蚓在蠕動着：「你們會當我不知道嗎？你們這一批強盜！」

「我早說過了，這年頭沒辦法，總要請你開恩了！」張金根裝着笑臉回答。

「我又不是觀音菩薩，開什麼恩！現在我跟你和米阿炳算帳！你們非但搶了我池塘里的水，而且還偷了我的魚！我壹百五十塊錢的魚秧全給你們這些強盜偷走了。」

「放你的狗屁！我們要偷你的魚！」這時候小壽忽然跳起來這麼說：「你看我們餓死，你高興！你這心腸比日本老還要狠毒！你這漢奸！」

「你認誰是漢奸？」周大虎向小壽身邊走上一

步。
「說你！你拿我們怎麼樣？」小福右手的中指，幾乎碰到了周大虎的鼻尖：「人家都說在後方種田就是救國，你有了水不讓我們種田，你就是不要

我們救國；不要我們救國，你還不是漢奸！」

「打他這狗婆娘養的東西！」小壽向周大虎跳上一步，拔出那條萬壯有力的臂膊預備向周大虎胸

口打上去的時候，給張金根一手攔住了；

張金根「不許動手！」

周大虎這時候滿肚子都長滿了疙瘩，他從未受過這樣的侮辱。他要給些手段他們看看，好讓人家知道他周大虎的厲害。他那麼有勁地搖了搖頭說：「好！你們這些流氓，這些土匪！你們偷了我的水偷了我的魚你們還想造反，你們這些私通日本的強盜……我去找鎮長！看你們有多少本領！……」

「隨便你上那里去！誰怕你，誰就是狗婆娘養的！……你這漢奸！」小壽一點也不肯讓步，那樣指手劃腳地罵着。

周大虎氣得臉孔都發了青，轉過身就走出門去。可是當他剛走到門口的空地上對面就碰到了朱阿炳。

「你也好！你們通通造反，你瞧着我周大虎！」

「呸！你別把尿浸瞎了你的狗眼！我會怕你嗎？……你這殺人不怕血腥的漢奸！」朱阿炳提高了喉嚨這麼回答着。

「你罵誰是漢奸？」周大虎偏着頭這樣問。

「罵你這狗八的！你愛着人家餓死！人家上吊！」

周大虎的一股氣鬱在胸口，幾乎要使他窒息。陡的他瘋了似的搶上一步，順手一掌，打上了朱阿炳的左頰。朱阿炳沒說話，跳上去擒住了周大虎的手。周大虎在死命地掙扎着。

「大家來，打死這條畜牲！……有了他就沒有我們！」朱阿炳這樣叫着的時候，張金根和兒子小福小壽都走了出來，迅速地把握周大虎縛住了。

「你也有一天要到我們的手里來！現在看你逃到什麼地方去！」張金根咬緊了牙齒這樣說着：「你們大家來呵！來打死這一個狗娘養的漢奸！！」

當張金根這樣高亢而急促地呼叫着的時候，所有大張村上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們都帶着驚異的笑，像一羣蜂似的聚集到了張金根房子門口的空地上。

仙居雜記

洗禮

(五) 文化事業

仙居的文化區是在城內孔廟一帶。民衆教育館就設在孔廟，東爲縣立圖書館，西爲縣立醫院。明倫堂後面是全縣規模最大，設備最好的安洲小學。據縣志說：「先師廟左右爲兩廡，東廡之東爲昌黎伯祠。前爲大成門，左爲名宦祠，右爲鄉賢祠；前爲泮池；又前爲櫺星門。廟後稍東爲崇聖祠，祠東爲明倫堂，前爲東西覺門，門東爲文明樓。」但在我們到仙居時，已經尋不到所謂鄉賢、名宦、崇聖諸祠的扁額，明倫堂已做了安洲小學的禮堂；至於昌黎伯祇有在東廡見到他的牌位，恰好他的座位就在臥鋪的頭邊，因此我同他似乎頗有點熟識的了。明倫堂東邊，還有幾間空屋，聽說台中附小將於今年暑假在此開辦幼稚園，現在房子都已經修葺好了。

縣立中學是新近開辦的，地址在南門外，風景倒是不错，但我却不會去參觀過。當我們初到仙居，在渡頭等船過溪時，見對岸小山上有一座亭子，樹林中還隱約露出一片房子，當時見了那地方很是歡喜，後來才知道便是縣立中學的校舍。

有一所學校在此應該特別提一提的，那就是戰時鄉村學園。這學校是幾個台中簡師的畢業生創辦的，一切辦法與別的小學截然不同。他們「以整個鄉村爲範圍，全鄉民衆爲對象，抗戰生活爲課程。」他們「採取分團教學法，將全團學生分爲三團：第一爲兒童團，第二爲成人團，第三爲婦女團。」因爲「鄉村經費困難，許多鄉民不能入學，於是他們把向來學生來學的办法，改爲先生往教。」「譬如鄉村婦女因家務忙碌，無暇求學，」便到「他們家裏去上課，或指導他們各種有關衛生或家庭教育的事宜。」「一部分學齡兒童，受着家庭經濟的壓迫，每天幫着父母工作，」他們便「設法在牛壇上集合許多牧童，來訓練他們。」他們辦了一年多，成績很是不錯，而且已經設立了二處分校。但他們自己的生活，却刻苦異常，每月祇有五六塊錢，剛

剛够做飯錢。最近幾個創辦的人，多已考取了政治訓練班到陝西去了，此後如何繼續求其發展，要看後來的人了。

(六) 羊蹄蹄

羊蹄蹄是仙居的特產，雖然天台亦有這東西賣，但遠不如仙居做的好。那東西並不是什麼精緻名貴的食物，——在仙居根本就沒有那類東西——味道亦並不怎樣好吃，不過是一種烤過的實心饅頭罷了。但用以作乾糧却是非常適宜的。

羊蹄蹄的形狀完全和北平的開花饅頭一樣，口味還不似開花饅頭，不過羊蹄蹄是經過烘烤的，却與開花饅頭不同。用麵粉做成了實心饅頭，在頂上劃上一道十字，等到弄熟之後，那切處自然而然往外翻出來，看去有點像羊的蹄，於是就用他來稱這食品了。麵粉中是加上紅糖的，吃去有點甜味，好一點的還加上芝麻和橘皮了。那末一點的，大概一角錢可以買到四十多個，有橘皮芝麻的就要貴上一倍了。

在旅途中拿羊蹄蹄作乾糧，是最適宜沒有了。

作者通訊 二卷一號

乾糧的條件：要能藏得久，不易損壞，價錢便宜，吃時方便；這在羊蹄蹄都是具備的。

除了羊蹄蹄以外，仙居還出產一種饅頭乾。這是一種完全同法國麵包式子一樣的麵製品；長的一條，吃起來甜甜的，鬆鬆的。路上帶着，隨手扯一塊就可吃。我們從城裏到山上去時，就用這做乾糧。本地人常常把他切成了片烘乾了藏着當點心吃；但在市上却不大買得出。

岩衣亦是仙居的特產，價錢却頗貴，據說這東西是清涼滋補的。大概這是岩壁上的一種青苔，經日曝後，裂開了，被人剝下來的。形狀是黑黑的一片，像煞木耳。裏邊砂子很多，吃時須仔細洗淨。通常在素筵席上亦常用這東西。但是清水煮時，總不大容易爛，若放在肉湯中，祇要稍稍一煮就「稀酥」了。本身並無滋味，但一種特有的清香，却亦非別的東西所能掩蓋得了的。

(七) 倭寇的擾仙

仙居在目前總還算是浙東一處比較安全的地方；但在明代却亦吃過倭寇的大虧，而且連縣城都失

陷了一個多月。這在縣志裏曾經有着詳細的記載：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倭寇「由黃岩入仙居，郡守宋治遂至馬驥嶺；令馬濂以鄉兵會剿，乃逸去。」

「明年癸丑，有由永嘉金溪登岸者，則過濟嶺，掠安仁、板橋、厚仁、等村；有由黃岩、臨海、柵浦、登岸者，則過郡城，掠白水洋、王湖周、懷仁顏、等村。殺戮極慘。乙卯十一月，馬令以擢地曹行，姚令本崇來代。」

三十五年「丙辰二月，申請築城，未就。六月，忽報倭由金溪登陸，乃募鄉兵嬰城守；密令人司福應山鐘：「倭離城去，則擊鐘以報。」倭至，竟不入城。聞鐘聲，疑官軍追之，乃舞刃反攻，守堦者皆股栗，遂潰。時值大雨，倭避雨少頃，民乘雨逃者得生，稍遲者俱遭屠戮。屯聚四十餘日，烟火燭天。訓導趙士瑞被拘，不屈，遇害。太守譚繪請援；巡撫阮鶚督兵備副使許東望，參將盧鍾，指揮伍維等，調金衢處兵二萬，甯紹兵萬餘，與譚守合剿。紹興縣尉吳成器，率甯紹兵由西門入，倭東走，盡殲之斷橋、林黃橋等村。時邑被焚燬最酷，滿

城瓦礫，僅存聖廟及張應二民居耳。姚以失守遭戍去。」

然而現在的仙居，雖說還不會直接受到戰事的損失，而間接的損失亦已不少了，單說東門外的公路罷，從建築完成以後，就不會好好被利用過一次。東門口還有一座大橋，亦是爲了通汽車而建築的。橋面都是一色的青石板，兩邊有鐵製的欄杆；橋柱是用洋灰築成的。橋身一共有二十多洞長，土程着實不小。如其公路接通，從臨海可以直達仙居東門；但是現在呢，完了。所以抗戰不得最後的勝利，個人永遠是免不了受敵人的損害的。「祇有努力救國，才能救得自己」，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

代東 (一)

汪志青

動亂的波浪，常常衝斷了郵遞的消息，天涯海角的憶念，回復了古人的悲哀，而況多少朋友們是在出死入生的境地呢！

我是夢寐不忘地懷念着朋友們，我想朋友們也是同樣地懷念着我！因此，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就是：你的確還是活躍在人間，而且尊重男

一朋友的囑付，在抗戰以後，還是緊守着自己的崗位，不敢離開一步。這崗位偏遠在仙居一角，是崇山峻嶺中的一座古寺——廣慶寺，我是陪伴着大眾的青年們，在這裏度着集體的訓練生活，所以不是遁跡空門，做了和尚。

這裏的生活動態，真個是夏雲般的多變，動起來是聲震山岳，成了漫山遍野的勁卒，靜起來彷彿老僧入定，鴉雀無聲地埋頭苦讀！嚴肅的時候，是行列整齊的鐵漢；休閒的時候，又像是崖水邊的隱士！我在這大隊伍裏穿插着，中年人又占光了少年人的蓬勃生氣！

人似乎消瘦了一些，山脈河流似的皺紋，不免在面部上增加了線條，然而迷信着四十年是人生事業的開端；偷偷地讀，勤勤地幹，要拿努力來鞭責自己，真不敢有些鬆懈，不過頭兒的生活是雞脚衙門，每天的時間，是化整為零的消逝了！在記日記的時候，常會感喟着，今天做了什麼呢！

我不僅是幹過鄉村運動，而且是酷愛鄉村，所以私生活的近況，是非常知足，不過現在要把精力分配到鄉村去，那便不可能了！因此感覺着許多我

應該做的裏，却沒有去做，未免覺得不安！上海到此地的信，十天二十天不等，重慶昆明那就要二十天以上了，不過巧一點，也許十七天會到，而且遺失的，被拆開而開口來見的，被水浸透而字跡模糊的也常會發現，好在每天得到信的時候，一種喜悅的情緒，會把這些遺忘了的，關於國事消息，每日收着重慶的播音，那是迅速極了！有時候報紙上的消息，看來有類乎近代史。

師生近一千人的集團生活，我不想來素描過細的動態！祇能說說在學生方面，相當符合「以身殉學，以學救國。」的目標；同仁方面是：盡責以外，還加上熱忱，假如我大胆一些，我就敢報告給朋友說：「我們的生活是上了軌道的一。」

多多少少的朋友們是離開了故鄉，有些連家也遷走了！可是把孩子却交給了我；因此我常常負着兩種使命了！一種是師弟，另一種就是子姪！所以許多青年們的被調教，有時候到反而便當，因為我在學校教育辦不通的時候，我便以家法來治他，這收效當然容易了，而且祇要朋友們來請托我，我便毫不遲疑地會答應下來！一身而兼師傅父兄，此到

高唱聯絡家庭的空調子，又似乎進了一步，而且這些學生而兼子姪的，對我也更加親熱一些了！

直到現在，在我每天的反省中，還覺得首領病犯的不多，打官話，擺架子，緩緩的行動，冷冰冰的情態，多不屬雜在我的生活中！不過同時也有兩種痼疾，雖然經朋友一再的忠告善道，却是病根已深，難以治療，其一是皮玩之態，依然如故；另一是性急如火，暴躁不堪！明明知道「君子不重則不威！」可是年逾不惑的我，好像還浸潤在乳臭孩氣之中，大有不知「老之將至」的狂態，這是無法自處的一件！因為我的座右銘是：「節忍」兩字，老友任天際先生，還為我集成了一付對子：上聯是：「有忍乃濟，有容乃大。」下聯是：「以義治我，以仁治人。」當然的，朋友們都怕我急躁，更怕我因急躁而壞了身體，我自己也時時這樣警戒着，可是偶不留心，這急躁之魔，便會脫柙而出！東奔西突的去尋了許多煩惱！在最近的幾個月來，似乎較為平穩，大約最近的身體或許健康一點了。

自從故鄉淪陷以後，家自杭州遷紹興，再從紹興遷臨海，現在又從臨海遷仙居了！六十八歲的老

母，依然健在，妻兒子女也在一塊兒。經濟狀況是無從說起，好在「窮」是家常便飯，已經司空見慣了，倒也沒有什麼，祇是子女教育費成了問題，我們彷彿是水木作，祇替別人造屋子，自己却沒有住宅呢！

臨了，我還要請求朋友們上山來看看，不但是游山玩水，而且祈望着帶些新鮮空氣來，使青年們增強一些肺活量！

告 墓 詩

并 季
序 思

我家兄弟姊妹八人，提起母親的往事，沒有不傷心泣下的。一生的艱苦劬勞，三年的纏綿病榻，而患的又是羣醫束手的高症。

臨終前的某一天，她自知不起，那時我中央大學畢業回來不久，喚我到床前，淒然的分付說：「阿桐，如果外面的事情好一點，就到外面去罷，不一定要在溫州。不過阿桐阿桐阿香，你是要照會的。」當時阿桐才十八歲，阿弟才十五歲，阿香才十二歲。所以臨了又說：「再

住五年也好，我不放心啊！」

吾家一向勤儉，除一個粗工幫助田種外，不雇女用人。我十四五歲時，家中還點菜油燈。夜裏，母親縫補衣襪，我同弟弟們讀書寫字，都在一盞台子旁邊。母親因為白天辛苦，常常打瞌睡，可總還勉強支持，等我們睡了才睡。

在松江的某一個晚上，燈下看晉書，不曉得在什麼人的傳裏，看到這樣一段事實。是說他年幼時，家裏很窮，他母親因為天冷，替他作上衣，他在旁邊拿熨斗，對他說：「兒啊！等你母親有錢時，再做條褲子給你」。他說：「媽，可以不要了」。他母親問他：「爲什麼？」他說：「火在斗中，柄也熱的，可見有了上衣，下體也一樣的暖和了。」這故事深深的感動了我。那年春假，回家安葬先墓，我會想起了「範鐵作熨斗，熱火熨兒衣，火在斗中柄亦熱，念母地下長酸淒！」這樣的四句，却沒有完篇。

今年春假回家掃墓，先人的墓式，已因大哥與兩弟的力量，完全落成了。我掃墓的前一天晚上，我到二姊家裏去。談及兄弟姊妹八人，幸都能自立

，使母親再住十多年，當可稍享暮年之福，而今何言！不覺相對黯然。臨枕以後，想起了母親病中的話，情感益復激動，翻來覆去，直到天亮，成了這首告墓詩。寫給二姊看，沒有終篇，她也早淚痕滿面了。

附錄原詩

秋房四壁蟲聲碎，孤燈欲睡人未睡；比肩兩弟方溫書，母也縫衣兒作字。母亡十二年，此景猶目前，焚香告母墓，有聲願徹天：「大哥晚境足自娛，鳳姪出閣已抱雛，則槐軍校新卒業，梁、稜亦復能讀書。國柵經年客遠方，耽詩舊習未能忘；當時嬌弱母最念，羅蘭今已五尺長。楨、桐戮力事經營，衣食以外有餘盈；岐嶷諸姪俱可喜，小者在抱大八齡。大姊三姊健如昔，二姊前冬新娶媳；燕南烽火勞悵望，香妹申甥無消息」。熱炭置熨斗，持以熨兒衣，火在斗中柄亦熱，念母地下長酸淒！督兒誦詩書，爲兒製衣服，裁長補短暮復朝，一生未享一日福。辛勤所望兒成長，兒才長成母棄養；時鮮羹飯滿墓前，一點何會到泉壤！

姑妄言之二則

雲霄

一、舜是好皇帝還是壞皇帝？

翻開中國政治史，很顯然的有兩大禍害，一為外戚之禍，一為宦官之禍。前者可說是郎舅政治，後者可說是馬弁政治。這是最要不得的。換句話說，就是任用私人。其實私人並非不可用，只要其人，有才有能，公而忘私即可，否則其人，是無德無能，雖非其私人，亦等於私人何！所以善善惡惡，是非非非其私人，亦等於私人何！所以善善惡惡，是非非非其私人，亦等於私人何！所以善善惡惡，是非非非其私人，亦等於私人何！

一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孟老夫子這一種說法，在當時或許有效，但在今日則不行。否則凡是任用私人的大老們，都可以「親愛」二字來做護身符和擋箭牌了。甚或至於也可以說古遠追聖賢學有經傳矣！

二、孟嘗君是賢官是貪官？

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的勢力，必然是相結合的，因為官吏若無豪紳為爪牙，是不能夠發財，而豪紳若無官吏為護符，在社會是沒有地位的。二者相互勾結，乃造成腐化的政治。他們所為之目的無非在共同分贓，共同發財。在外國生財之道是靠經濟手段，但中國則靠政治手段。貪污土劣一方面以政治手段剝削平民外，更用經濟手段以高利貸的方式

榨取民衆血汗。試看戰國時代的孟嘗君誰也知道是有政弊而好食客的賢公子，殊不知他却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一個大貪官污吏。如果不信，且拿真憑實據來。史記孟嘗君列傳裏便有這樣的記載：

「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人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貨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傅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貌甚辯，長者無他技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人不足以奉賓客，故貨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

放債而至於債務人還不出利息，竟要請「討債專家」馮驩的出馬，亦是見高利貸的害人了。但孟嘗君的貨息錢於薛，也可說是爲國家養才，自然這三千多人當中至少有一部份或大部份是飯桶，姑且不表。惟以食客過多而剝削及於平民，倒底不是善行。現在歷史，大開倒車，又回復到兩千年前的戰國時代了，一般藉公濟私而大發國難財的貪官污吏

們，很可掛起一塊「養孟嘗」的招牌而「旁若無人」！

本會會員錄

在麗水者

李一飛	所得稅辦事處	徐志平	縣動員會
蔣家運	大港頭鐵工廠診療所	閻雲翹	全上
樊春海	縣前	王建民	民教館
顧文淵	地方銀行	孫慶禧	全上
金蘭明	兵站醫院	程士元	縣黨部
李希白	三坊舖三十一號	諸葛任	全上
張友諒	電話局	徐曰珉	建設廳
杭 葦	東南兒童社	王學權	全上
張漢平	縣政府	石 礎	全上
李鏡渠	英士大學	陳虞孫	全上
郭莽西	正中書局	李明熙	全上
裘 鵬	郵務局	沈泮臣	全上
廖卜三	物產調整處	楊克勤	全上

姜存松 教育廳

經貫之 建設廳

徐興許 全上

汪鴻鼎 全上

周彬 全上

解溫涵 全上

胡葆良 全上

鄭崇源 全上

朱匡時 全上

汪海粟 全上

許明遠 全上

張錫昌 全上

傅榮恩 處州中學

陳福熙 處州中學

林焯然 同上

湯壽彭 處中附小

方叔度 同上

王振鐸 同上

林熹 同上

俞子顯 同上

黃學龍 同上

范蓋時 同上

會友動靜

東南日報總編輯劉湘女先生於上月出席浙江省臨時參議會，歷時半月，所有編務，由社長胡健中先生商請省教文會秘書房宇園先生兼代。現劉已返社，房仍專任原職。

挺進月刊主編邵鴻達（黃珠）先生，戰地半月

刊主編馮白魯先生，先後應杜紹文先生電邀，赴湖南戰地黨政委員會分會任職。

金殿師管區特別黨部書記長楊振先生，於上月下旬奉令赴渝受訓。楊近編有「現行兵役要覽」一書，交由省教文會出版。

朱吉民、梁紅尼兩先生於上月杪蒞赴浙西敵後工作，朱任桐鄉縣府科長，梁任浙西導報編輯。

朱沛人先生現調任省動員會宣傳股代理股長，該會近出一浙江動員月刊一種，即由朱主持其事。本欄上期刊載王一心先生之通訊處為「福建南平省立高級中學」，查南平係「沙縣」之誤。

姚啣餘、陳子韶、郭子韶、高矜細、溫永之、朱吉民等近組織遠東通訊社，專發通訊、論著、譯述等稿與各大日報刊登。現已約定者，計有：邵陽中央日報、桂林掃蕩報、金華東南日報、上饒前線日報、吉安民國日報、上海大美晚報、中美日報、暨紹興寧波溫州各報等。各地會友如願担任該社記者者，可逕函金華酒坊巷三十一號該社接洽。

聶紺弩先生於上月赴桂林，現任力報副刊編輯。東南日報筆墨編輯為陳會善（向平）先生。正報烽火編輯為王沉先生。



00705